

詩語背後

麥徑五題

大湖起始大湖終 一脈蜿蜒入碧空 麥徑何時成好景 從來山水有緣中

以這首七言絕句，描述此次行走麥理浩徑的感受。麥理浩徑位於新界，全長一百公里，分為十段。以前都斷斷續續走過，趁這次輪休，又完整地走了一遍。原計劃每天走兩段，連續五個半天走完，結果花了六個半天。之所以多走了一天，是因為在翻越難度最大的第三、四段時，同行者中有人鞋底裂了，有人腳起了水泡，我們把這天的行程分作了兩天。

自始至終走完全程的，有鳳珠、振國、文傑和我四人，但不同路段有不同朋友加入。一路走來，麥徑兩百里景致，百態千姿，剛柔並存。東起西貢萬宜水庫，西至屯門大欖涌水塘，由東向西順山勢蜿蜒，大致呈M形橫貫新界南半部。中間山嶺起伏，登高遠矚，入谷蔭森，飛禽走獸，草木蟲魚，應有盡有。大自然的無私饋贈，終是有緣者得之。

2016年，美國《國家地理》網站邀請20名資深行山愛好者，從五大洲形形色色的山徑中，評選出「全球20條最佳夢幻步道」。亞洲上榜三條，一條在丹不丹，一條在尼泊爾，還有一條就是香港的麥理浩徑。

麥理浩徑作為香港路程最長的遠足郊遊徑，1979年正式啟用，以時任港督麥理浩命名。一年一度的體育籌款盛事「毅行者」遠足活動，從1981年起連續在此徑上舉辦。挑戰此徑，是體力耐力的考驗，也是飽覽山水色景的最佳方式。當我們一鼓作氣走完這條騰挪於山海之間，串連起八個郊野公園的遠足徑時，儘管身體有些疲憊，心卻漫起一種難以自抑的喜悅。

第一、二段沿西貢海岸線而行，可以說是山水香港的代表。這兩段路以水景為主，碧波如鏡，綿延的群山如翠綠的鑲邊。2007年，特區政府舉辦「香港十大勝景」評選，竟有三個景點集中在這一路段，分別是大浪西灣列第一，萬宜水庫列第四，浪茄灣列第五。水景之美，可見一斑。途中只有一座海拔314米的西灣山，山不高，但從海平面拔地而起，暑熱之中，登上去還是有些難度的。好在我們動身那

天，恰逢處暑，炎熱之中已有縷縷涼風拂過。白居易「離離暑雲散，裊裊涼風起」的意境，時時浮上心頭——

一泓碧水來山中 曲徑悠悠上半空 自在蜿蜒清靜處 初秋時節好涼風

第三、四段雖然偶爾可以從山頂遠眺海景，比如百嶼臨瀆的瀝西洲高爾夫球場，千舟競發的白沙灣遊艇會，但主體是在起伏的山嶺間穿行。這是整個麥理浩徑中，山嶺最集中的路段，難度極大。沿途有牛耳石山、畫眉山、雞公山、馬鞍山、水牛山、黃牛山……聽着這些萌萌的山名，鄉村味兒十足，你可能首先想到的不是難度之大，而是風光之美。的確，綠意盎然中，鳥語花香，老牛橫臥，你或漫步山谷，聆聽溪流淙淙，或翻山越嶺，騁懷遊目，皆是忘我之境——

方登牛耳又馬鞍 婉轉清眉野牯間 無意喊山驚鳥語 有緣回徑嗅花鮮

第五、六段是休閒之旅，路程不長，起伏不大。沿途有大老山、飛鶴山、獅子山、畢架山，但並不翻越山頭，而是從山腰上經過。大多數路段平坦敞亮，彷彿一條觀景長廊，讓你從不同角度欣賞維多利亞灣高樓林立的都市景觀。因而，在這段路上，與其說是在看山景，不如說是在看市貌。當然，不時你會走進山中，又像進入一條生態長廊，綠蔭蔽日，切身感受香港的鄉情野趣——

一條五帶半空懸 繞過華樓入野山 山裏不知山外事 煙波港上走千帆

第七、八段也是比較難走的，需要翻越高聳陡峭、樹木稀疏的針山，山體闊大、綿延起伏

江鄰



在麥理浩徑第一、二段沿西貢海岸線而行，可眺望不同的海灣與山岬等。中通社

的草山和大帽山。翻過三座山，由於直接在山樑上行走，藍天白雲似乎就在身邊，視野尤為開闊。香港地形以山地為主，山峰無數，但海拔都不足千米。最高的大帽山，就在這段路上，也不過957米。冬季到大帽山上去看霜雪冰凍，成為香港這座亞熱帶城市的稀罕事，趨之若鶩。山高從來水長，針、草、帽三山環繞的城門水塘，以及從大帽山北麓流往梧桐寨的瀑布群，為桀驁的山景平添了幾分嫵媚——

泉泉浮嵐玉瀑懸 針峰草嶺向青天 遠城就是多山景 惟我獨尊大帽巔

第九、十段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單純的山水，而是山水與人文的互動。這段路幾乎全程都在林蔭道或引水渠上穿行，無陡坡，無崎嶇，對行山者而言，多少有些悶。那天，恰逢雨後初晴，薄霧繚繞，我們行走在著名的元荃古道上，遙想錦田、元朗、屯門一帶的前世今生，滄桑感油然而生。開闊的元朗盆地，是香港難得一見的平坦地方，也是香港地區最早有人類活動的地方。俗稱千島湖的大欖涌水塘，碧波微漾，白鷺輕飛，一葉小舟滑過，時光彷彿凝固，山間的浪漫被演繹得淋漓盡致。這裏歷史文化淵遠流長，盆盆勞軍的傳說，圍村抗英的故事，純厚彪悍的民風……為人文津染樂道。行山之旅，成了感懷及文化品味之旅——

百年風雨話屯門 千島入湖一色新 故道悠悠終不語 無情歲月有情人

全程結束後，相聚小酌，意猶未盡。朋友讓我用一句話概括對麥徑各段的感受，或許可以說：第一、二段看水，第三、四段看山，第五、六段看城，第七、八段看天，第九、十段看地。個中韻味，值得細品。

字裏行間

黃仲鳴

李谷城的報業研究

學校開課，又授「香港新聞史」。李谷城的《香港報業百年滄桑》，是學子的必然參考書。可惜此書已絕版，學校圖書館只得若干部，很多學子都借不到，惟有互傳抄讀。

李谷城逝世於2013年4月尾，我們一班朋友竟懵然不知，5月出殯，直至7月中旬才得聞噩耗。我第一時間致電他府上，電話也不通了。

初識李谷城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倆俱在報界工作，開夜班。到九十年代中，他跑來對我說：「報館夜班工作，違反自然，違反生理構造，是非人生活，不幹了。」由是他轉行入學院教書，除教新聞寫作外，還選報業史。自身研究，尤精清末民初時的革命報業。

當年，我在報上、雜誌上寫了幾篇悼念李谷城的文章。不久，即接到外地電郵，意欲聯絡他的家人，商買他著作版權。可是，我辛苦聯絡，俱不果。蓋李逝後，不久，他太太亦跟隨而去。憾哉！

直至今年初，識一妹，聲言識得李谷城女公子，遂得電話，忙聯絡。他女兒說：「我爸遺言，著作不會再

版了。」聞之大訝！李谷城最注重他的作品，也最自豪他的作品，竟有此遺願？

李谷城研究王韜。曾說王韜晚年返回上海，自知老矣，即整理他的作品，俾能流於百世。李谷城亦有此志，在《香港〈中國旬報〉研究》中，附錄了《李谷城教授簡歷及著作年表》，由此可見他對自己的「看重」。幸好，他的書，我們仍可在圖書館找到。

李谷城專心研究《中國旬報》，在香港報業史上允稱第一人。在這部書中，他還原附錄了《旬報》創刊號，謝俊美在《序》中說：

「谷城先生……歷時多年，在友人幫助下，後奔波於香港、台灣和大陸的有關檔案館、圖書館進行搜羅查找，不僅發現從未為人所知的該報創刊號完整的版本，而且搜集到該報全部37期相當完備的資料。」

谷城老兄勤勤矻矻，可見做學問的苦心。資料既備，再歷時數年，這部《中國旬報》研究終於撰成，得20餘萬言。

李谷城苦尋資料，真應了「上窮碧落下黃泉」這七個字。有一年，我赴廣州圖書館尋鄧羽公辦報的資料。那位小姐知我是香港人，問我認識李谷城否？我說：「怎能不認識！」那位小姐笑道：「他是我見的第一位香港人來找資料，你是第二人！」我聽了，不禁哈哈大笑。回港後告知谷城老兄，他也笑了，道：「我還會去找她！」

《中國旬報》附於《中國日報》出版，時維1900年。《旬報》創刊於1月25日，其後10天出版一期，共出37期。而《中國日報》在香港辦了11年，後轉廣州續辦，至1913年8月才停版。兩報的關係，這部書有詳細的敘述，但主要的，還是《旬報》的精心研究。



難得一見的創刊號，居然讓李谷城尋獲。作者提供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苦瓜攸鴨—苦過弟弟(dee dee)，苦過金葉菊，慘過梁天來



新冠肺炎橫空降世，各階層的香港人在疫情下無不叫苦連天；究竟有多「苦」，且看以下一些對白：

- A: 邊個夠我苦? B: 你點苦?
A: 苦過西瓜! B: 係甘，唔係苦個啲!
C: 邊個夠我苦? D: 你點苦?
C: 苦過dee dee! D: 咁即係有幾苦啫?
E: 邊個夠我苦? F: 你點苦?
E: 苦過金葉菊! F: 金葉菊係乜水?

「苦瓜」，味「苦」、性「寒涼」，廣東人因忌諱而叫「苦瓜」做「涼瓜」。不少人聽到「苦瓜」之名而卻步；其實「苦瓜」生時確帶苦澀，熟後卻帶甘味。說不知，「苦瓜」是不會把其苦味「過界」（傳與）一同烹調的食材，如：「苦瓜炒牛肉」中的牛肉、「涼瓜炆魚」中的魚肉，均保留了原來的鮮味。就此特性，「苦瓜」又有「君子菜」之稱。這樣看來，如有一道菜式「苦瓜攸鴨」，鴨肉及其配料應不會沾染上「苦瓜」的「苦」；可是坊間有以下的歌後語：

點點一滴滿/dik1dik1→di4 di5

另一方面，「鴨仔」（小鴨）的叫聲近似

「di4 di4」，所以有人用「di4 di5/弟弟」作為其暱稱，那究竟「苦過鴨仔」是怎回事呢？當「鴨鴨」（母鴨）還是「野鴨」時，「菀菀」（「菀」同「抱」，讀「暴」；孵卵的意思）當然是其天職；可在成為「家禽」後，「鴨鴨」下了蛋就「行人」（離開），人們唯有把這「責任」交由「雞雞」代行。這群被「雞雞抱」的「鴨仔」一出生就給親母「離棄」，不可謂不苦，所以若然「苦過鴨仔」，即「苦過弟弟」，所受的苦不言而喻。

台灣民間有下一個與上述創作意念相若，但在「功力」方面則相去頗遠的歌後語：

把「苦瓜燉鯪魚」簡寫成「苦鯪」，通過以下音變，「苦鯪」變成「苦臉」：

「苦臉」指苦着臉兒，形容面部表情極其愁苦。說到「苦」，上了年紀的人應聽過以下一句：

苦過金葉菊

話說，林家有女夢仙，周家有女玉仙，二女義結金蘭，盟誓共事一夫。夢仙自幼許配與張家公子彥麟，此乃聖上為媒，並以「金葉菊」為證。國舅欲娶夢仙為妾，又意欲霸佔玉仙，但二女先後嫁與彥麟，婚後各生一子。國舅在惱羞成怒下偽造家書誘殺彥麟。彥麟死後向家人報夢，謂己乃奸人所害。夢仙在夫死後又遭逢姑亡，在無殮葬費下唯有把其八歲孩兒賣予人為僕。試問當其時誰比她更苦，所以若然「苦過金葉菊」就真的是很苦了。18年後，二子分別高中文武狀元，卒在天網恢恢下得以手刃仇人。

由於「悲苦」與「悽慘」可算「孿生兄弟」，說「苦過金葉菊」時通常伴隨以下這句：

慘過梁天來

話說，梁天來生於晚清，與凌貴與份屬親戚，因凌凌信祖墳風水，竟火燒梁家祖屋石室，致七屍八命。梁天來決心狀告凌氏，但凌氏行賄朝廷上下，致使他含冤莫白，更被買兇追殺。試問當其時誰比他更慘，所以若然「慘過梁天來」就真的是很慘了。然而梁天來並無退縮，向上逐層告狀，卒在多番波折下沉冤得雪。據稱，真實歷史裏冤情得不到平反，只是近代的電視劇、電影讓梁天來得以申冤；傳聞，舊時每當該劇目演出，不管原來天氣是怎樣，都會下着大雨，以示其冤。

隨着時間巨輪推進，「苦過金葉菊」、「慘過梁天來」這類富故事色彩的用語已悄然消失。

身為「苦中人」時，大多會認為自己是天下間「最苦」的，可這是個「相對」的概念。以新冠肺炎為例，香港在全城防疫下，昔日多采的日常生活活動着不同程度的掣肘，不少市民尤其年輕人就此「喊冤喊苦」；可如對比早前湖北民眾在封城下「禁足」無了期的處境——有人「苦過你」，你所嘗的「苦」算小兒科吧！

豆瓣閒話

青絲

樂器鄙視鏈

網上流傳一個與趣班鄙視鏈，分門別類。如馬術位於體育類鄙視鏈的頂端，高爾夫、冰球、擊劍這些曾被視為貴族運動的項目，都已全面落伍了。樂器類的老大，是在歐美的教堂裏才能看到的管風琴，然後是豎琴、大提琴、小提琴……鋼琴排在最末一位，緣於鋼琴已是中產家庭的標配，那些想要彰顯自身成就的家長，無法憑藉自家孩子會彈鋼琴的技能從大眾群體中找到獨一無二的身份歸屬感。

鄙視是劃分人際邊界的特殊方式，是競爭的產物，其鏈條也是呈動態的，會隨着時間和空間的變化不斷修改更新。《三字經》裏說：「醫卜相，皆方技；星堪輿，小道泥。」古代曾大受鄙視的算命先生、堪輿家，如今已被冠以「命理大師」、「風水大師」的銜頭。錢鍾書的《圍城》陳述民國時的大學，理科生鄙視文科生，外語系鄙視中文系，中文系鄙視哲學系，哲學系鄙視社會學系，社會

學系鄙視教育系，教育系無人可鄙視，只能鄙視本系的先生。而現在，從事教育是很吃香的職業，待遇和受尊敬程度早非其他行業可比。

樂器鄙視鏈也不是新鮮東西。早在唐代，李隆基就鄙視管弦樂器，推崇打擊樂器。他有一次聽教坊樂工彈琴，曲未終了，就再也忍不住，起身把樂工趕出去，又立即派人把侄兒汝陽王李璣召進宮來，為他演奏羯鼓，消解胸中的憋悶。人的話語權越強勢，就越容易讓自己的喜好與身份地位匹配，用自己的內心投射填補其中的空白，有時候沒有爭端，也會刻意製造出爭端，以此劃分邊界。

武俠小說裏也有樂器鄙視鏈。金庸的《笑傲江湖》，彈七弦琴的曲洋和吹洞簫的劉正風臨死前，得拉胡琴的莫大先生出手搭救，非但不感激，還對他評頭論足：「所奏胡琴一味淒苦，引人下淚，未免太也俗氣，脫不了市井的味兒。」其實在演化心理學

家眼裏，不管是吹薩克斯還是吹嗩吶，與選擇開什麼車一樣，都是人類進化競爭的策略，本質上與孔雀尾巴上的羽毛並無不同。也就是說，沒必要把自己的認知太當回事，因為個人認定的只是自己的心意，並非普世通行的標準。

我讀小學的時候，很多同學競爭學校儀仗隊的小號手，買了小號在家練習，到處都能聽到新手吹出的像是放屁一樣的號聲。而鼓手因位於隊列後面，既辛苦又缺乏關注度，就少有人問津。因為很多人習慣了從他人的羨慕嫉妒中獲取滿足，是通過鄙視鏈，而不是從自我實現體驗快樂。所以叔本華說，人性有一個最特別的弱點，就是在意別人如何看待自己。而且越是在意他人的眼光和評價，凡事喜歡參照周圍環境的人，也越容易被他人的眼光所奴役。王爾德嘲笑這一類人說：他們的生活不過是相互模仿，連欲望也是抄襲來的。

古典瞬間

郭言真

古詩中的「新」字

中國古詩中多「新」字，源頭可上溯到《詩經》。比如《國風·新台》有句云：「新台有泚，河水瀾瀾。」新台者，新建的高台之謂也。又比如《大雅·文王》亦有句稱：「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其命維新，意為享有新的天命。緊接着，《楚辭》的創始人屈原，在自己寫作的《漁父》中，放聲吟誦道：「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兩個「新」字。毋庸質疑地凸顯了三閭大夫潔身自好的高尚品德和對修身養德的強烈追求。

唐人、宋人善於學習前輩，也紛紛讓這個「新」字在自己的詩歌中大展風采。王昌齡的「琵琶起舞喚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白居易的「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蘇軾的「飛車跨山鶴梅海，風枝露葉如新採」，陸游的「一首清詩記今夕，細雲新月耿昏昏」，便是佐證。元人、明人不甘落後，也將這個「新」字攬入自己的詩中。仇遠有「波痕新綠草新青，有約尋芳苦不晴」，王冕有「荒台叢筱路蒼迴，繞洞新栽百樹梅」，湯顯祖有「玉茗堂開春翠屏，新詞傳唱牡丹亭」，陳

子龍有「汴河盡是新栽柳，依舊東風恨未消」。降至清代，不少詩人尤急起直追，於是令「新」字在詩句中紛至沓來。王士禛高頌於山頂：「吳楚青蒼分極浦，江山平遠入新秋」，厲鶚低唱於澤畔：「新涼有晴助獨吟，螢影熠熠照堂陰」。

好寫古詩的今人對這個「新」字亦多有青睞。陳寅恪是其中的一個，錢鍾書也是其中的一個。「高唱軍歌曲調新，驚回殘夢太平人」，「插柳闌門除舊俗，賞花園會門新妍」，「文字能教古器新，當年盛事久成陳」，「何意香南漸消歇，又將新調醉人寰」，令人眼花繚亂的「新」字在陳寅恪的《詩集》中一遍接一遍地婆娑起舞。「海國新年霧雨淒，茫茫愁絕失端倪」，「自關舊無新語，選外蘭亭序未聞」，「明朝故我還相認，愧對熙熙萬態新」，「對症亦知須藥換，出新何備得陳推」，令人浮想聯翩的「新」字在錢鍾書的《槐聚詩存》裏一次又一次地閃光發亮。

數千年來，何以如此多的詩人對這個「新」字如此依依不捨？翻開上海

辭書出版社1980年版《辭海》1982頁的「新」字條，立馬可以找到答案。原來這個「新」字包含有兩種意義：一是「初次出現的，與『舊』相對」，可「引申為新鮮」，亦可「引申為才、剛」。二是「改舊，更新」。考量一下詩人們筆下的「新」字，無一不滲透着這兩種釋義。王維的「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寫的是春天的柳樹枝條無比新鮮；楊萬里的「遠上寒山見牛背，新秧處處有人蹤」，寫的是剛剛播下的秧苗長青喜人；元好問的「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寫的是蘇軾的詩變幻百出，花樣翻新；趙翼的「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寫的是任何事物，無論是自然造就，還是人工所為，都應當每天除舊，每天創新。古詩中的這一個接一個的「新」字，使我們深深認知到，惟有堅守這個「新」字，才会有中國歷史上的綠水青山，鶯歌燕舞，豔陽高照，彩霞滿天；而一旦丟掉這個「新」字，便會很快走向反面。過去如此，今天又何嘗不是如此。